

铭心的自觉

□ 李海光

双亲共生育了七个子女,个个成人,大姐为长,应了“先开花,一圪爪”的俗语。我是老五,上有姐姐各二,下有龙凤胎弟妹。姊妹七人都像深山老树上的小鸟儿,出巢远飞,落在了枝繁叶茂的梧桐之上,成为食国俸禄的人。毋庸置疑,内因是父母对知识改变命运的刻骨认知。爹娘决绝地躬地背天,从贫瘠的土地缝里刨食,却初心不改地供养子女们读书,其间的重负压弯了腰,流尽了汗,磨破了手,血染了黄土,谱写了余音绕梁的《七子之歌》。

家父毫不吝啬地把青壮之期献给了远离家庭的偏僻山村支农岗位,我便在“母系”文化氛围中,从婴儿走向少年,唱响青春。物质的困乏与我的成长关联颇多,对我性情的形成功不可没,母亲的自觉更是我成长的灯塔。

少时的四节,随父给未曾谋面的祖父母上坟,祭品毫无例外由母亲筹备,有一样礼物从来不会缺席——(6),是用淀粉加猪肉末辅以葱姜盐茴,搅拌成浆,煮熟、晾凉的佳品。

农家只在春节时才备办的吃食,为啥清明、中元、冬至也要送往祖坟呢?源头是祖母的遗言。祖母的五个儿子都在战乱时参军,念儿盼儿哭瞎了双眼,跟随她的父母生活。寒冬腊月多在炕头翘首静坐的祖母辞世前,母亲问她想吃甚,“闻见你腊月里蒸得荤香。”唯一闻听此话的母亲自觉守望着婆婆留世的念想。

大姐订婚在六月初六,是河东“尝新”的日子,家家户户穷尽办法也要吃一碗新麦子面食。订婚的通例是女方到男家吃拉面,寓意两家长久手拉手。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,双亲加姊妹有血脉亲情的九人,只有七位“赴宴”:身生椿萱缺一不可。大姐是订婚的主角。长兄为亲情大事的形象代表。老小的弟妹无可争议地嬉笑相随。大姐归宁后,二姐便是“长”女,也毫无悬念出席了。

我和二哥“生不逢时”,相信了“一样都是吃好面”的安抚,留在家尝新,弟烧火哥擀面,也是面饱汤足。之后得知订婚饭是拉面加猪肉烩菜,羡慕不已。

尝新与订婚,本来有吃两顿白面的口福,却被母亲四舍五入了;姐姐订婚,一年难得闻到肉腥味的胞弟们完全有资格闻香解馋,却被母亲清零了。“六月六,能省下亲家人吃一顿的好面。”“你们都去,更费人家的好面。”家慈的想法令人荡气回肠。

我的自觉因吃而起。饿是常态的年月,小孩们从锅里舀饭,捞稠捞稀是自我保护的童趣、天性。眼瞅着“自由

王国的王子公主”争先恐后捞稠稠,我却不然:瓷碗轻轻地靠锅,杓子重重地锅里一搅,满锅的玉米糝饭瞬间稀稠均匀。第一杓舀进碗,返程的杓子刚要入锅,被坐在锅台旁炕棱上的母亲不容反应地“夺”去了。诧异间,娘亲的话随着稀饭的热气闪近我的耳朵,飞进我的大脑,融入我的心田:“人家捞么你不捞?!”声音低而刚柔,满含着“手心手背都是肉”的慈爱与怨恨。话落手起,杓子像一条从锅底跃起的金龙,口噙粒粒金黄的糝饭,盘旋出锅,飞越锅沿,直落碗湖,金龙献珠……在这三五秒钟的亲情感应中,我的泪珠已然不受心智的挽留了,告别眼窝,坠落碗海,泛起圆圆涟漪,一圈接着一圈扩散。泪蛋蛋是我,圆圆圈是妈温馨的怀抱,泪宝宝依偎着温馨,渐渐模糊了我的饥饿。这一幕,镌刻我脑海,海枯石烂,年年波涛,月月滋养,天天暖心。



服役的哥哥探亲,乡外上班的大姐与读书的我回家相见。午后的农家,父兄姊妹耕读未归,在哥姐热聊的伴奏中,母亲躬背烙豆面摊饼,我添柴不拉风箱。端碗执筷时,娘坐在炕沿展腰擦汗,我躲到一边感应摊饼入口时香、软、坚的味觉。母亲敏锐地对我拽袖、塞碗、递筷:“咪息也是出门人,吃么!”晋西民俗好吃的尽让客人吃,穷家薄业的母亲始终这样操持,我便自觉是不能够享受“客”饭的。

母亲把自觉的基因遗传了我,我把她发扬光大了吗?我甲子如一地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回答这样关乎知行自的问题。桑榆晚光时,唯一能向纸墨倾泄的,是记忆软盘里一刻不敢删节的蛛丝马迹。

童年的自觉被母亲察觉后,我荣升为她深信不疑的“邮差”:妈从自家早愁穿晚愁忙的紧困中,挤出接济同父异母舅舅的粒米点面颗菜,不止一次地派我偷偷递交。东西大多轻盈盈的,但信任却是沉甸甸的。

年近的高堂遭遇村里的门户不安,

把仅有的几张信用社存折单独交我代管。钱数自然极其有限,可遴选“保管员”的心路历程想必不会草率。存单到期,本息取出,添为整百,续存大安。我把这种“零取整存”加进去的小钱视为爹妈供儿读书的利息收入。

中师毕业分配在驻本村的镇初中,头年试用月工资34.5元,次年转正加7元。月月领到工资,自觉地如数递到娘亲手里,自己只用业余得来的六八元稿费,买邮票,订报刊,缝衣,置鞋。母亲接钱、数钱、锁钱时,散发在脸上的喜悦与踏实,使我觉得不枉为子。

胞兄造成一起重大车祸,全家老小无奈为受害者买单,导致经济、精神、生活极度紊乱。忧虑我的未婚,母亲喃喃自语:“工资全填了窟窿,能活成个人?”话不是对我说的,却有意让我听,语气中饱含着愧疚的自责和无助的忧愁。

我觉悟到只有从零出发,“活成个人”,才能宽慰堂上。

我改行了,也进城了,另家自过了。结婚当天,父亲进城陪侍亲家人,片言未语地把向村邻借得的200元钱递给我。我五味杂陈的泪水滴在那手温尚存的币面上:家无分文的二老举债示爱,是儿的幸福,还是儿的悲哀……午后严亲返家,我把添加了泪印的钱原封返父:“还了人家吧。”

总以为裸身另家,娶妻生子,县城安窝,“活成人了”,足以慰藉家慈了,谁料想老娘亲及至耄耋都觉得亏欠于我,言中歉疚绵长。

我40年服务了10个单位有过8个职务,借几页粗糙的文章3次立功,夕阳光景入了银发人才库,凭得是从娘胎里带来的不自觉的自觉。无数个难眠的夜晚,我捧读自己的获奖散文《苦乐母亲》,泪打枕巾,仰视于母亲的自觉;无数个寂静的清晨,我“质询”旭日初升的上苍,农耕的父母供养悉数子女由民而吏,已属非常之非常,奇迹之奇迹,何须自觉有愧?!

若论亲情,但凡有点自觉、自知、自制的晚生,务必了然于心:子女亏欠爸妈多多,恩难报尽。

只字不识的母亲是自觉文化的使者,她“根植于内心的修养,无需提醒的自觉,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,为别人着想的善良,”为作家梁晓声的文化论作了无字的注释。

母亲魂归极乐后,我以亲情为玉,伦理奠基,给老先生营造了一座心之牌楼。千凿万刻,梁仁柱义,琉璃黄顶,额头上赫然铭刻着饱蘸苦己、善人书写的羲之体大字:自觉。



二儿子今秋开学一年级了,9月1日,他终于迎来了自己小学生涯的开端。早上醒来,他跟我说:“爸爸,今天你送我去学校吧!”我欣然答应,毕竟这是他成长中的重要时刻。

骑着电动车载着他,只听他哼着小曲,“我去上学,天天不迟到……”,那稚嫩的声音里充满了对新学校的好奇和向往。我心想,这小家伙,暑假玩美了,看来对开学还是期待呢。

到了校门口,有的小孩跟家长挥手告别,高高兴兴地跑进学校;有的小孩则面有不悦,似乎对即将开始的新生活有所抵触,慢腾腾地步入校园。我家老二小碎步跑着朝教室方向走去,一点也不怯生,这让我很是欣慰。

临走之际,在校门口遇到了高中同学“老唐”,多日未见,寒暄一番。老唐第一句话就是:“你孩跟我孩一个班啊。”我甚是惊喜,太有缘了。老唐是我高中同学,高中毕业后鲜有往来。有一次接大儿子遇到,虽多年未见,但那份同窗情谊并未因多年未见而减淡,当时就互留了联系方式,不承想二儿子上一年级跟老唐家的孩子分到同一班级,也算是父一辈、子一辈缘分。如今,想起22年前上高中时,我们俩住一个宿舍,都热爱打篮球,那段青涩的时光仿佛就在眼前,时间过得可真快啊,恍如一瞬。

和老唐告别后,一路上边走边看,此时正是送孩子上学的高峰期,街上人山人海,车水马龙,热闹非凡。

八月十五中秋临近,汾阳月饼早已香飘满城。有一姑舅兄弟,我们打小一个村一起耍到大,他小名荣子。荣子和他的妻子经营着一家饼子作坊,平时打油旋、石头饼,遇八月十五兼做月饼。我路过时,正是他们忙的时候,二爷子也在忙前忙后打帮。每逢节日,他家的月饼总是供不应求,有过来买的,也有过来加工的,每天总要忙碌到晚上十一二点,虽辛苦疲惫,但他们却以苦为乐,脸上总是洋溢着满足的笑容。荣子常说,“我这就是不吃学习的苦,就得吃生活的苦啊。”细细一想,每个人不都是这样吗,无论在哪个岗位,大家都在奋斗着,因为唯有奋斗才是快乐的。看着他们忙碌的身影,不敢多打扰,在此祝老弟生意兴隆。

再往前走,又遇到了一同学,他叫“二军”,跟我是初中和高中同学。上学那会,他就憨厚可掬,现在依然如初。他正站在路旁等人。问过才知道,原来是准备回家打核桃。他的老家在高家庄,那里老核桃树居多,每年白露时节,噼里啪啦的打核桃声总会响彻整个山间。初中那会儿我在杨家庄读书,每逢白露总要放几天假,这个假期与众不同,名叫“打核桃假”,原因就是这里核桃树多,几乎每家每户都有,届时学生们可以回家帮忙捡核桃。我俩聊着,那些年的记忆一下涌上心头,那些关于青春、关于成长的故事仿佛历历在目。

送孩子上学之见闻,虽短暂却让我感慨万千。每一个遇见的人,每一件经历的事,都是生活赋予我们的宝贵财富。他们或许平凡,或许微小,但却在不经意间温暖着我们的内心,提醒着我们珍惜眼前的一切。在这个充满变化的世界里,保持一颗感恩的心,珍惜每一次相遇和别离,或许就是生活最美好的样子。而我,也将带着这份感悟和温暖,继续前行在人生的道路上。



送娃上学见闻

□ 李勇斌

可爱的老师

□ 郭雪萍

“静静的深夜群星在闪耀/老师的房间彻夜明亮/每当我轻轻走过您窗前/明亮的灯火照耀我心房/啊/每当想起您/敬爱的好老师/一阵阵暖流心中激荡……”每当听到这首旋律优美的歌曲,总会让我想起那些可爱的老师。

也许是因为母亲是老师的原因吧,上学时,做一名老师曾是我美好的愿望。我曾无数次幻想过自己站在讲台给学生讲课,课后跟学生们一起跑操、一起讨论题目的种种场景,虽然最终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实现,可对那份职业的热爱直到现在都没有减弱。

如果说,父母教会我们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,那么是老师教会了我们迈上人生的第一级台阶。是他(她)们,把我

们从懵懂带入成熟;是他(她)们,让我们从无知变得学有所长;也是他(她)们,领着我们看到天有多高,海有多深,梦想有多大!

“春蚕到死丝方尽,蜡炬成灰泪始干。”这句诗出自于李商隐的《无题》,是对老师最真实的赞美。老师就像那春蚕与蜡炬,用无尽的奉献为我们点亮前行的道路。

“采得百花成蜜后,为谁辛苦为谁甜?”罗隐的《蜂》写蜜蜂采集百花,酿成蜂蜜,为人辛苦,给人甜蜜,转而又咏叹蜜蜂终生徒劳,所获甚少。细细想来,老师与蜜蜂是何等的相似!他们送走一批又一批学生,又迎来一批又一批的学



生,就像蜜蜂整日穿梭于百花丛中,一生专注于为他人酿造甜蜜,无怨无悔。这种精神,真是令人敬仰。

老师就像红烛,总是在默默地燃烧着自己。他们为花的盛开,果的成熟忙碌着,默默地垂着叶的绿荫!

让我们用一首诗向全天下所有的老师深情地道一声:老师,您辛苦了!